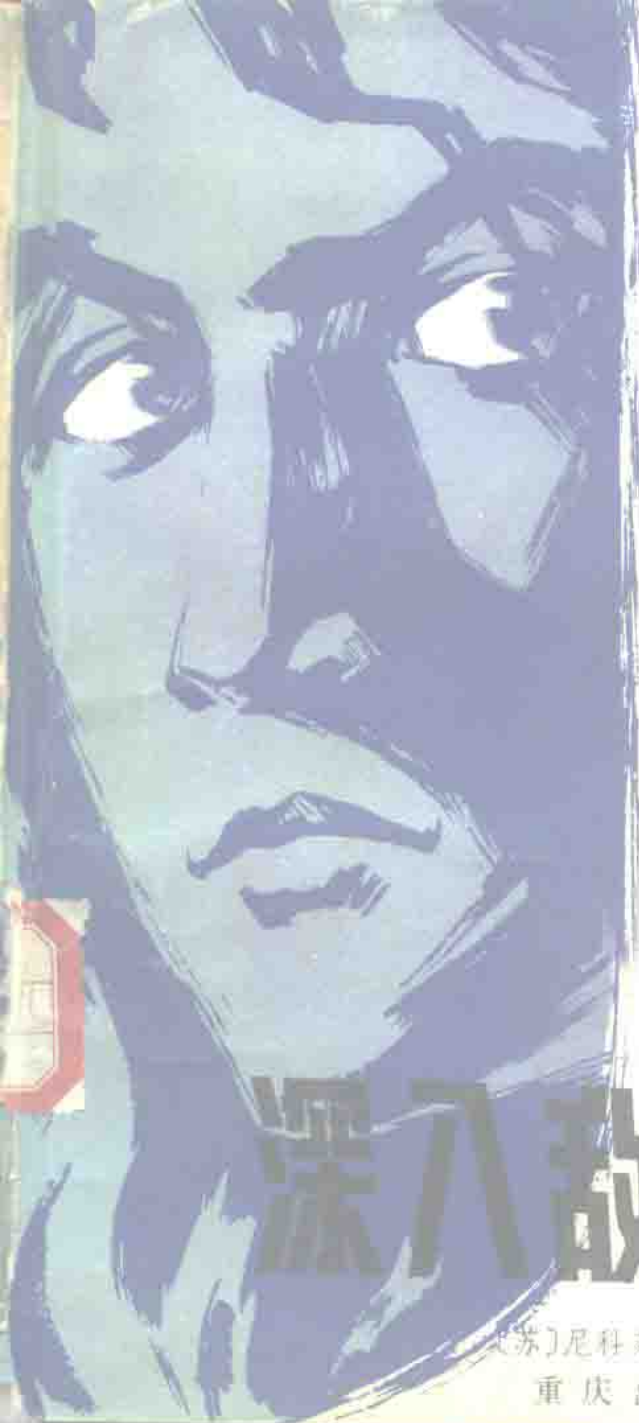




深入敌巢

〔苏〕尼科莱·达列基 著

重庆出版社

深入敌巢

〔苏〕尼科莱·达列基 著
陈 书 汉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内 容 提 要

卫国战争中，苏联一个普通女学生奥克桑娜，打入希特勒军队占据的波梁斯克机场，机智巧妙地获得许多重要军事情报，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奥克桑娜身处敌巢，在和凶狠狡猾的盖世太保较量中，以极大的意志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临危险，从容对付，多次化险为夷，为反击法西斯作出了贡献。最后，她还说服希特勒的王牌飞行员、航空大队长维尔纳中校和她一起，摆脱追捕，驾机投向苏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深入敌巢

〔苏〕尼科莱·达列基 著
陈 书 汉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丰 都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375 插页4 字数190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96,601—203,600

书号：10114·16

定价0.84元

目次

一、简短的记载	1
二、奇怪的战利品	5
三、燕子的人事档案	19
四、审查	47
五、在新地方	66
六、相逢	100
七、复活了的爱斯	119
八、路德维希-斯坦尼斯瓦夫	144
九、书信	181
十、挫败	195
十一、第六个联络员	215
十二、活着的人继续战斗	263
十三、邂逅相遇	281
十四、在包围圈中	301
十五、摊牌	335
十六、告别	354

一 简短的记载

屋里半明不暗。在开着的保险柜门上有一只镀镍的拉手时时闪出微光。一束明亮的光线从微微低垂的台灯的黑色灯伞下洒射到写字台中间，照亮了上面的一份厚墩墩的文件夹。在硬纸夹上用蓝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两个大字：《燕子》。被光线照射着的还有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人的一双手。这双手肤色淡白，手指修长，看上去清秀美丽，象是音乐家的手，但是一条长长的、带点绯红的伤疤使左手变得挺难看，就象是匕首或刮脸刀留下的伤痕。一看这伤疤，人们不由得沉浸在幻想之中，他们忖度这可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某种生命攸关的事件。不管怎样，至少是这支手伸出去自卫的时候被人用匕首给刺伤的。

这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堕入了沉思。终于，他动了动，沉重地叹息了一声，然后用他那纤细而柔软的手指解开绦带，打开了文件夹。纸夹里面被几张一样大的照片给贴满了。在这些照片上印着几个姑娘的脸庞，她们的年龄大致都一样。这些姑娘不光是年龄一样，她们的面容还

有某种奇特的、难以捉摸的相似之处。之所以奇特，是因为对照片注视得越久，这些面容彼此就越不象。她们的性格迥然不同。

这是一张从正面和侧面照的头像。面部毫无表情，两眼平静而冷漠。这种照片别考虑拿来送人作纪念啦。这通常是照来贴证件用的。第三张照片上是一个爱笑的、腼腆的、头脑简单的女人，身穿一件乌克兰式的白色绣花衬衫，黝黑的颈脖上戴着一副项链。她可能是幼儿园的阿姨，或者是饲养员，或者是其他任何不难的的职业的代表人物，这种职业只需一个人有一副愉快的好心肠和一双不知疲倦的勤劳的手就行。下边是个严厉的姑娘，带有一副苍白的、表现高尚精神的面容。她穿一件朴素的深色连衣裙，上面还有个白色的小翻领，头发梳的是平分头，而且看上去在后脑勺上还紧紧地挽了个结子，双唇紧闭，两眼闪着聪颖而严厉的光，手里拿着一本翻开了的书。她是个教师。她上课的时候，就是最顽皮、最好吵好闹的孩子也坐得规规矩矩的。旁边是一个女青年小市民的一张呆板的、肥胖的、懒懒的面孔，她的生活情趣就只是寻找合适的未婚夫，打听市场行情，道别人的长短。而这一张照片却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这是个年轻漂亮、卖弄风情的女人，衣着华丽的少妇，给人以成天东游西逛，攀花折柳的感觉。“我就只知道寻欢作乐，”她那双狡黠的、

笑嘻嘻的眼睛似乎这样说。“我不会感伤、惆怅。可难道这就那么坏？”

打开文件夹的人久久地端详着这几张照片。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呢？也许，他是在仔细研究这些照片；也许，他觉着奇怪，为什么这几个姑娘在性格上如此千差万别，而在面容上却隐含着难以理解的相似；也许，他确切地知道，从所有这些照片上望着他的是同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因而在欣赏她那罕见的、体现新形象的艺术。

但是，坐在写字台旁边那个人的脸庞仍旧背着光，他的两支手一动不动地搁在文件夹上，因此难以判断他此刻在寻思什么。

照片的右下角是一个圆圆的带徽章的印鉴和同一个字迹潦草的签名。几张照片的日期都一样：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很明显，这些照片全都是在同一天照的，或至少是在同一天登记的。

放在文件夹里的一叠文件中，最上面的一张纸写得满满的，出自一个女人之手的清秀的笔迹。这是一份个人简历。“我，奥克桑娜·特罗菲莫芙娜·斯托扎尔，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生于拉基特诺耶村……”

这个人又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便开始翻阅起文件来。这里有一些由同一个女人的笔迹填写的调查表、出生证、身份证、团证、身体检查证明

书、学业成绩表、各种报告，通知及其他证件。最末一页的标题是《工作简历》，上面简短地记载了一两句话以后便猝然中断了。这两句话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按照奥勃霍奇克的命令离开拉基特诺耶村听格罗扎指挥。证件未给准备。”

由于伤疤而变得很难看的左手把这页纸抚平，右手拿起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过了几秒钟，纸上便出现了新的记事：“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尚未到达格罗扎小组。了无踪迹。已下达命令全力搜索，竭尽一切可能予以援救。”

这个人合上文件，系上绦带，拿起文件夹，离开了写字台。保险柜门砰地一声碰上了，润滑油上得很好的锁簧在钥匙的齿下轻柔地咔嚓了一声。

二 奇怪的战利品

暴风雪猛刮了三天。宛然是从各个方向袭来的风将一大把一大把的雪花狂暴地抛掷下来，在空中漫卷。树木左右摇曳，轧轧作响，树枝向地下低垂，不住地呻吟。风在光秃秃的树梢上声嘶力竭地怒吼，在农舍的烟囱里啸叫，把百叶窗也给震破了。在索斯诺夫卡村里驻扎着希特勒的一个侦缉队和它的队部。这个队的队长格罗滕巴赫少校夜间为这种不可遏止的响声感到烦恼极了。和附近村落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于是少校觉得，他和他的兵士象是陷在咆哮的雪海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络。

格罗滕巴赫少校担心游击队可能趁这个天气前来袭击侦缉队，便不时亲自出马检查布置在村子周围的加强了岗哨。遍身是雪的巡逻队白天晚上都在街上巡查。在收归队部使用的当地一位神甫的屋子里(神甫被强迫搬迁到隔壁的一家农舍里)，炉里的火白天黑夜都烧得很旺。机械师不时地把开水浇在停在大门口的两辆坦克的散热器上，使空运转中的马达经常保持一定的温度。

这一切防范措施是合理的，而且被证明是完全有效的，但是格罗滕巴赫少校的过份担心不可能始终不为人所察觉，于是这种情绪便不知不觉地传染了他的部下。到第三天快终了的时候，每一个官兵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

冻僵了的兵士往往还未来得及在农舍里很好地暖和过来，从而喝上一杯热咖啡，又得整装出发了。在黑暗得伸手不见掌的夜里，在不但透体而且透心的寒风中呆上两个小时，就好像是呆了一辈子。侦缉队里没有人真正睡足过，很多人的脚趾、面颊、耳朵、鼻子都冻坏了。尤其坦克手更是如此：按照少校的命令，坦克乘员夜间应轮流在坦克里值勤。厚厚的装甲可以防风，但是坦克里却感到更冷。

真是坏透了的、极恶劣的、可怕的天气！

终于，在第四天早晨，风开始停了。太阳从被撕破的云缝中探出头来，笑嘻嘻地望着处女似的白茫茫的平原。这一片荒无人迹的、铺满了雪的原野的景象倒也可以令人安下心来。夜间的恐惧消失了。神经紧张没有了。格罗滕巴赫撤销了街道的巡逻，并把岗哨几乎削减到三分之一。但是所希望的休息还未盼来：大批士兵和地方警察已离开索斯诺夫卡去各地检查电话线路并修理损坏的电话线。

很快，和几个村子的联系就已经畅通了。

晌午以后，一只雪橇载着几个被捕的农民开始返回索斯诺夫卡。希特勒的军官们和队部的女翻译安娜·歇克尔平常的劳动日便开始了：审讯、殴打、用刑、审讯。

日落以后，少校下令集合起士兵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进行晚点名。在扫除了雪的地上，士兵们排成几列横队，象一块大的结实的豆腐干。在教堂围墙后面不远的地方，在几根高大的白杨树上隐然可见几具被处绞刑的人的尸体。教堂的平屋顶、几根大树和几具尸体看上去是炭黑色的，一点也不新奇，就象是用墨笔画在冰凉的、浅绿色的天空上的画面。

当格罗滕巴赫走上台阶，传来“立正！”的口令的时候，由七支雪橇组成的一个车队飞快地开进了村。这七支雪橇驾着两匹麻俐的、毛茸茸的、由于蒙上霜而变成卷毛的马。驭手们身穿短皮袄，手戴警察的白色臂章，肩挎卡宾枪，双膝跪着，来回摆动鞭子，凶狠地吆喝着马，用醉鬼的声音引吭高歌。在押解者包围的雪橇上，在厚帆布下面躺着一些显然是被捆住手脚的人。

在栅栏处被派作岗哨的士兵和地方警察都躲在一间极小的农舍里烤火。他们一听到马蹄声、吆喝声、歌声、笑声，便抓起枪杆，跑到院子里，但是晚了——三支雪橇已经打从旁边飞驰而过。

“站住，你们这些混蛋！站住！站住！”

严厉的吆喝并提起枪来预备开枪的动作都未产生必要的影响。直着身子站在四支雪橇前部的一个又高又壮的年轻人只是呲着牙，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马匹，坐在雪橇上的一个人声音嘶哑地吼了一声：

“别吆喝了，笨蛋！上谢苗诺夫卡！咱们是押送俘虏的。”

在第五支雪橇上的人大声唱道：

不单是草地遭到践踏，

少女的容颜受到蹂躏！

士兵们不安地望了望地方警察。

“酒鬼，从他们身上赚到多少？”一个年轻的、脸上有粉刺的地方警察羡慕地摇了摇头。为了让那些希特勒兵士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善于表情地用手指弹了一下自己的尖喉结：——烧酒，白酒！

“要是少校遭到这一伙人的袭击，他定会给他们个厉害看看，不止一人将用鲜血来洗脸哩。”第二个地方警察阴沉地说。他的面颊浮肿，围了一条围巾。

最后一支雪橇在行驶时，从上面跳下来一个年轻人，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羔皮帽子，帽檐几乎快遮齐眼睛，脸色红红的，兴高采烈的，两手插在军大衣的衣兜里。

“你们好哇，小伙子们！希特勒万岁！日子过

得怎么样，有酒吗？”

“难道你没有带回来？”脸上有粉刺的人笑了起来。

但是，面颊上缠着绷带的一个地方警察用胳膊肘把同伴往旁边一推，退后一步，端起了卡宾枪的枪口。

“哪儿来的？出示证件！”

士兵们感到气氛不对，也端起了自动步枪预备开枪。只有那个脸上有粉刺的年轻的_{地方}警察兀自在笑：他没有感到任何惊慌。

“你向谁要证件哪？”外来人愤愤地问道。“向我吗？那你吻一下这个地方吧，愿意吗？……”

“往后退！”面颊上缠着绷带的_{地方}警察大喝一声。他两眼闪着光，枪栓咔嚓一响，把子弹推上了膛。“我要开枪啦！把证件拿出来。”

“怎么啦，小伙子们，你们发狂啦？”一个年轻人慌张地说。

“我才不认识谢苗诺夫卡这些人呢，”地方警察怀疑地膘了他一眼，这样说。

“老笨蛋！我可不是谢苗诺夫卡来的，我是契尔努希人。你知道契尔努希吗？我们十个人是被派去谢苗诺夫卡帮忙的。”

“那末，证件你总得有哇？”脸上有粉刺的人问道，他也感到不安起来。“把证件拿出来看，事情就完了。”

“咱们进屋去吧，”外来人说，并向大门口走去。

“站住！进屋去干吗？”

外来人看上去真的生气了。

“因为我的手都冻僵了。嘿，你呀，莫佳大婶，你要成为一个警察就好像是照我的鼻子做一个单辕杆！五个人还怕一个人。何必欺负人呢，还是自己人……”

“可自己人却常常在一刹那间连马匹都给偷走了。”

“这种劣马就是白给我也不要。”

年轻人一边反唇相讥，一边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到了门口，他在门槛上连连跺着脚，抖掉靴子上的雪。

“把手拿出来！你口袋里放着什么？”

“你以为是什么？你闻一闻吧！”

外来人笑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颗英国式的手榴弹，往那个面颊上缠了绷带的地方警察的鼻子下面晃了一下，他站在门口，面朝士兵和警察，堵住了他们通往穿堂的路。

“举起手来！”希特勒士兵喝道。

年轻人笑嘻嘻地、故意显得很慌张地执行命令，把捏着手榴弹的两支手举到头上。他继续用这种有效的姿势站着，嘲笑地望着那些本能地向后退的士兵和地方警察。

“别捣蛋啦，畜生！”脸上有粉刺的人脸色苍白地大叫起来。“我要去报告少校。”

年轻人冷冷地一笑，把手放了下来。

他向门口一转身，便立刻怔住了：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机枪声。德国人和地方警察被吓得掉过头去。年轻人用牙齿咬开销栓，把手榴弹往上一扬，使劲扔了出去，然后他跳进穿堂，砰地把门关上了。

自动步枪急促地进行射击，子弹把门板打成筛子孔，接着手榴弹的一声爆炸当即压倒了绝望的叫喊声和枪声。

……抵达索斯诺夫卡的车队中前面两支雪橇继续朝前走，彼此离得很近。驭手们不时挥动几下鞭子，激起马的烈性。被捕的人们躺在雪橇上，身上覆盖着白色的厚帆布。前面就是广场。广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排成豆腐干形的昂首挺立的士兵。仿佛没有考虑到似的，驭手们打神甫的庄园大门旁边急驰而过，为了不致冲进队列，向左边来了个急转弯。

策略施展得很漂亮。几个押送人员跳到雪地。雪橇在拐弯处向前滑了一下，就在旁边停了下来。“被捕者”身上覆盖的厚帆布马上被扯开了，雪橇上的手提式机枪的一梭梭子弹划破了寒空。豆腐干形的队列震颤了一下，便卧倒在地上，然

后变成了一个形体不明的小斑点，迅速在雪地上向四处爬开。

现在，在广场上展开成扇形的所有雪橇都开火了。游击队瞄准侦缉队进行猛烈射击。

有几个人分别向几辆坦克跑去。在其中一辆坦克被打开的炮塔的舱口里突然燃了起来，发出了一阵轰隆声，火焰象柱子一样冲往空中，——这是一只精确的手扔出的一枚手榴弹。在第二辆坦克上打死了一名企图爬进舱口钻进炮塔的士兵，但是坦克驾驶员却得以钻进去启动了马达。坦克猛然向前一冲，跃上了广场。一支雪橇碰上了坦克，驭手声嘶力竭地向马大吼了一声，但是坦克的履带已经把雪橇压在下面，雪橇咔嚓响了几声，好象一个火柴盒被压坏的声音。坦克疯狂地横冲直撞，它的大炮和机枪沉默了，但是，可怕的履带却干了一桩大事情：一只雪橇、一名驭手和两匹马却给压扁了，仿佛在雪地上被熨平了。

游击队员四散着奔跑。

“往哪儿跑？胆小鬼！”一个身穿短皮袄、头戴狐皮高帽的人绝望地喊道。“米什卡！拖拉机手！！”

有一个人得以跳到坦克后面，并潜入了炮塔的舱口里。突然，坦克纹丝不动地停下了，但是马达仍继续在转动。前面的舱口打开了，从里面

拖出被杀死了的坦克手。他的位置显然被一位游击队员给占据了，他是拖拉机手米什卡，就是被一位戴狐皮高帽的人喊的那个人。游击队员们顷刻间便从惊惶失措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加紧对逃跑的希特勒分子进行射击。

戴狐皮高帽的人跑到坦克跟前。他左手提着一支自动步枪，右手象一条皮鞭似的悬吊着，手上的血直往下流。

“全都来了吗？追！”他向新的坦克手喊了一声。“穿过村子，然后向后退！压死他们！舱口！关上舱口！”

大炮轰隆响了一声，很远都能听见，坦克开走了，转了一个弯，然后在街上奔驰而去。

战斗最激烈、最紧要的关头过去了。

戴狐皮高帽的人急促地喘着气，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朝神甫的屋子跑去，一路上不时地跳过死人的尸体。在台阶上迎接他的是两名游击队员，他们手里提着一口皮箱、一个黄色公事包和几个图囊。

“小姐呢？”他着急地低声问道。

“没有找到，队长同志。”一个游击队员耸了耸肩，回答说。“这就是她的皮箱，里面装着家用什物，这些是队部的各种文件。”

队长的脸一沉，变得煞白。

“什么？！”他轻声而激烈地说。“你们发疯啦！”